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十五

明 胡我琨 撰

七之操

泉之波也世胥淆之淆之無特操也心如水不可波介如石不可淆也吾守吾素風之不為靡也景運清泰上下同風匹夫猶能自好勵世者寧得不以身之清白雋世道之澹穆耶故操曰

七

主術

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言稅鬻銀坑以利多為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淵繇是崇名美

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唐書

敬宗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百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穆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

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兾通鑑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在關南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欲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

朕耶漢超感泣雖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會編

德宗時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郤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已大慚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皇明經濟録

廉名

梁何遠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

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連水還之南史

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河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迺立後陂成人譖楊言取錢晨繫楊於獄户自開械自解晨釋之出時日暮陂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感也謝承書

謝朏字敬冲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後為呉興太守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飲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子譓為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南史

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椁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寔不負也卒

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迺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為者其後躬耜而貧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封於潘國潘即固始也漢延熹中立碑

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

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故欺之促歸伏罪性
戇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
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會編
鄭棨爲廬州刺史移檄黄巢請無犯州境歳滿去羸錢
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敢犯鄭使君錢五車韻瑞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錢戲爲一詩答
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
糟糠僮僕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

曾夢為報江南凝秀才更來謁索覓甚覔𡚁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寔養廉隅之本也

張忠定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彚苑詳註

孔覬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南史

鄭譯拜爵國公高熲戲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隋書

安陵清者項仲山每飲馬渭水投三錢郝廉亦然趙岐三輔

次録

陽城為諫議大夫以布衾枕質錢人爭售之續韻府

劉寵漢安帝時會稽守被徵入山陰有五叟龎眉皓首人賫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來狗不夜吠人不識吏寵為選一大錢受之而去劉寵傳廉吏傳作劉綂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

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薛宣為馮翊池陽會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

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風俗通

舊蜀嘉王召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

節遽求謁見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數襲米麥三十石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録事參軍玉溪編事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乗亦近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緑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幽閑鼓吹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自警編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穆宗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賂遺

總類

孝子查道為人輕財重義初就試貧不能上道親舊歛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錢葬母兄將鬻女以辦喪事道傾槖悉與之且為嫁其女是歲罷試時人以比郭代公又有同僚死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在官雖俸入豐厚旁給宗族孤寡為畢嫁娶者十餘家以是常匱乏所至務寛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有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嘗出案部路旁有佳

吏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木有文集牋表行於世(亘史外紀)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寔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經濟編)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敎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

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禄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左編

貞介

顧恊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恊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恊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三千恊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南史

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

成皐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薀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有道別傳

栁元景為三公時在朝勲貴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畒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菜園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乃以錢乞守園人宋書

太原郝子廉一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風俗通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畧賣以食迪饑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紿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於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廣記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甞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

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回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録事叅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繇此名德益彰南史

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幼相善經兵亂有賣漆燈椀於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錢買之累

日家人用燃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主亦不受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别賣四五萬將其半謝之璉終不納遂施僧寺用飾佛像兾祝璉之壽也時共推其有仁人之行劉氏耳目記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國老談苑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壊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其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賔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會編

有戸部官進錢入宫者趙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獻錢人於逺郡宋史

汪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人皆側目

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寔非買應辰之家也宋史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許孟容收捕賊繫昱期使償曰期满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

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旻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耻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畢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召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税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

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北夢瑣言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朝責守興化軍暴疾終於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殮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喪於家安可受以涴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

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澠水燕談錄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嘗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為無罪師魯葢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云石林燕語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吊與

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甍夫人相里氏以絶俸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慵書於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石林燕語

趙勤乃劉賜娣之子也幼有志操時賜國租適到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東觀漢記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貴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圏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右丞呼遜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呼遜對簿歷指宰執曰汝曹皆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常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元史列傳

溫公獨樂園園子呂直遊園者與茶湯錢十千以納公

公怒不受直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創一井亭乃園子所創也五車韻瑞

邴原常行而得遺錢拾以係樹枝此錢久不見取而繫錢者頗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因已而成淫祠乃辨之於是里人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公沙穆常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囑之曰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值不可欺人賣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值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值以還買者買者辭

不受穆棄錢而去後漢書

宋淳熈時南康建昌旱民告於軍司户獨甘泉鄉人李氏不肯陳詞曰投詞當以寔我家田不旱衆人惡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他人必以官司為妄於是惡少欲戕李氏李不得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乃邀道士用所免建壇謝過不以無名之財自潤也轉因録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禄米送至宅母遣量

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毋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朝野僉載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人之鈎致得寔公葢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自警編甲

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之趙綽

曰當杖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置立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冀感天心何止動木上乃止山堂肆考

唐蘊題字廷碩開元中為益州長史時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買錦半臂題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豈國家意耶同上

齊何胤仕至中書令後棄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胤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何氏三高梁武帝特詔不起敕給

白衣尚書禄又敕山陰月給庫錢五萬皆不受乃敕何子朗等六人受學脩以若耶逼隘不容學徒遂遷秦望起學舍即林成園因巖為堵紹興府志勝

陸贄調鄭尉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

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寛寛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

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愼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左編

素風

辛居士名宣仲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宋巴陵王休若謂之呼兒取豹皮下五文錢買瓜南雍州記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漢書

戴碩子延壽善書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錢彙苑詳註

褚彦回元徽中授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魏江南無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獻彦回鰒魚三十枚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千萬錢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噉之少日便盡南齊書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

曰舉郤阿堵物世說新語

毛義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南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

月長史問起居加賜斗酒會編

邴原年十一喪父貧鄰有書舍過之必泣其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不求資遂從學青蔚軒日抄

梁謝舉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阮宣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石晏如也

阮宣傳

阮孚持一錢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澁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後還豫章廬山下居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神仙傳

杜祁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麤麻

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宋周茂叔家廬山蓮華峯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每奉已甚約俸禄悉以周宗族奉賔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為意也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

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左編

漢賈逵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同上

錢通卷十五

錢通卷十六

明 胡我琨 撰

八之節

物不可窮受之以節節非濟物之窮出入之則各有量省約者如其量而止君子節於朝小人節於野保世滋大利樂各得其所之善經也如曰纖嗇示守則物富而節之道反窮矣老子寶

儉其寶節乎故節曰八

裁省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畒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制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

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會編

高宗紹興三年劉大中宣諭江南歸言泉司官吏之費歲十三萬緡請省官屬從之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

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塲市馬不令詣闕會編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内府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鼂氏客話

初河隴既没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絶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

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隷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歳省五十萬緡會編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

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夢溪筆談

武宗惡僧尼財産沒官銅像鐘磬鑄錢五臺僧多奔幽州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通鑑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豆盧革當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細事魏都根本興唐尹王正

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尋敕三司並隸租庸使會編

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繇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禮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

李驤立祠歲時祭之同上

近内奏修重華宫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内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夫一匠西湖志

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後山談叢

齊澣遷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新塘記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柳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會編

儉約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人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三輔決錄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畧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賞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差法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至

今用之通鑑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夢溪筆談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

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竒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羮泰

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 箴譚

蘇子由因舊詩序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瓦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錢通卷十六

錢通卷十七

明 胡我琨 撰

九之分

泉人之命定其獲弗奇蠱于奇其衡命也必戾此無故唯數逆且無償也是故治躍履安而鑑前因之報可以治蠱可以立命泉行固有所止也誰司其契惟曰分故分曰九

前定

建安有村人往來建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潸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于是推正以石壓之惟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者五百顧爾正欹甕耳徐鉉録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君家大不吉僕尋為君取此

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搜神後記

邠公杜悰福壽少倫日辰五飡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邠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中朝故事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于貧所居抵官庫因此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

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足下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五百貫具年月日著名書生持去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于梁上取錢五百貫而去後敬德佐唐太宗得天下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于梁上見有一帖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厚贈遺之

陳復休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舉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呂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劚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仙傳拾遺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于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為殷氏賤厭瘴瘧

日甚迺白于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汚丈人
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
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晝後則閉
肆下簾孟君迺謁之具陳羈蹇將塡溝壑盡以所得三
鐶爲卜資卜人遂留宿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
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
供給巳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
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救以禁兵將爲賊境觀

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冦敚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為軍中職事月俸正七千千乃卜後十日也逸史

齊君房者家于吳雖勤學而寡記性壯有篇詠常為凍餒所驅役役吳楚間干謁多不遇雖時有獲未嘗積一金脫錢滿一繩則必病嬴而復愈纂異記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何處消散士有效者陽墮河河神亦扶出士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有三百甕黄虀無處消散爾

周文育隨監州王勵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有月之兩字借相工錢與之俱入壁雍之

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寛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王充論衡

里子客瓜州一日坐肆中見門前有一錢起拾之無有也坐則復見如是者三四頃之丐者拾其錢而去里子追視之以二錢易之徧示其儕言一錢有分定也于時市人俱有萌焉千一録

江陵副使李君未第時于華陰店中見白衣人與之圍爐飲啜隨與同行至昭應白衣人曰凡事預定不可多

求君欲知後事當留一筆乃書三封題緘云甚急則開之遂謝别而去後連求第不得且無資糧乃開書一封則曰青龍寺門前坐遂往已晚矣坐良久不敢歸適寺僧將閉門見李君延入熟視久之曰得非松滋李長官之子乎李君曰然僧曰長君我故舊也曾有錢二千貫寄在我處今付還郎君幸之幸矣明日李君載而行遂為富室後又不第進退兩難再開書一封則曰西市鞦轡行頭坐即往坐樓飲適樓下有議將錢買科甲者問

之曰曾有願出錢一千貫買及第者約之不至所以主試郎君在此李即自買之及第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後患心痛危急開第三封書則曰可處置家事矣繇是遂卒艶異編

韋丹年四十不第嘗騎驢至洛陽中橋見一黿長數尺呼呷將死丹不覺惻然問其直則曰得錢二貫則鬻時天大寒丹自度衫襖無可當者即以所乗驢易黿放之于水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丹因之問命胡蘆曰我焉知

元君乃吾師也住當自詳之遂相與偕行至通利坊静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叩門俄而老人從二青衣出自稱元濬之向丹致拜曰老夫將死之命賴君以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丹始矍然知是黿也遂具珍羞留連竟日抵暮辭歸老人取一通文字授之曰知君要問命敬往天曹録得一報凡一生皆前定只先知耳又謂胡蘆曰幸借我五十千以充韋君求早決西行丹遂自五經及第以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差（因果録）

命達

王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謚曰文獻

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

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鵞食動筋皷骨哽其喉而死廣五行記

李景讓母鄭氏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掩之會編

呼延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官至康州團練使真宗嘗補軍校皆叙己功或至諠譁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

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至再拜而退衆善其知分

王昭遠事太宗歷拜保靜軍節度使弟昭懿亦至捧日都虞候初祖母郭氏常對昭遠母指之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卿指昭懿曰此兒俸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杭有傭者鬻力以求食食有餘錢輒易酒而醉于市與隣者或招而諭之曰子日所餘錢謂不可以樹之産乎

對曰日餘三五錢也謂三五錢可以樹之産乎或者因曰日餘三錢計歲千錢五錢幾倍之歲有積也謂三五所儲不可樹之産乎對曰日亡三五錢則亡一日醉歲如之則亡一歲醉令亡歲亡醉也謂又可以樹之産乎或乃笑而遺之曰子無恒産于飲食可謂有恒心矣淇筍

志感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司馬詮作書薦之蘇州刺史李無言李遺日暮至宅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白

代梁謂客曰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禄又謂黄衣是三品
令章服不同何也李乃以寔對因請詳視梁云公即合
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睦州贈錢一百貫梁云公至彼
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須嗔責某妄語鞭
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李不可梁再三以請李閔
然而從之明早李當衙决梁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李
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瞞家人也俄而
梁叩鈴請見李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殭

與某二百千文無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以必無事李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于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至某年盧果因賭博莊宅等並盡定命録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行歌于城市乞索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

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

神仙傳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猶廣客二百餘户叟嘗廵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飡食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二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

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原化記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于暮齒復見其顔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繇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或戲問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狂多于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于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内只有一丸極大

光明安於掌中謂人曰百餘年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乃自喫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起飄飄而去

續仙傳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輙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因話錄

殷浩字深源識度清遠為風流談論所宗或問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吕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撫然罷舉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登勰下葢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别後况味曰初到匲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

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泛梗飄蓬差愈于應舉覓官時也

客齋隨筆

劉玄英號海蟾子初仕燕劉守光為相素喜道術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之乃邀坐堂上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于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辱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遂辭去海蟾因大悟

廣列仙傳

趙僧儼北海人為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軀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天中記

奇獲

龐元英文昌録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于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

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罷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耶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顔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文獻通考

永明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古錢一萬二千

七百十枚品製如一南齊祥瑞志

徐仲寶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其家人復于廚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廼去徐鉉稽神録

元和元年靈武李欒奏黄河岸塌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錢形小方孔三足舊唐書

宣和五年郭僎爲亳州蒙城令村人于田中掘得古刀柄端有方寸十三字彷彿隸書背有方孔不透身形如刀文曰貨布五百舊譜

天寶元年西河郡别駕李幼奇于長平溪澗中得古刀又得長平異布面文㪷斗同上

王公和學士罷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大公杏九字中闕不相屬刀上又有隱起圜形疑即九府圜法嘉祐志

咸通八年兗海觀察鄭漢章奏百姓于野内掘得古銅

片四千九百五十五片詔翰林驗云上有齊歸化三字

舊譜

魏郡張奮賣宅于黎陽程應舉家疾轉賣于鄴人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宿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細腰何以有生人氣答曰無之須臾有高冠青衣者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曰黃衣者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銀也在牆東角柱下汝誰也曰

戎杵也在竈下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搜神記

右驍衛大將軍張籛出遊近郊于大冢之上忽有黃雀啣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雀相鬭畢各噀一錢落于前籛後以所獲三錢常秘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晉書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牕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于屋下

如揄㸚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宫舍人獨異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隣人盜斫創及腹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令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甕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十餘年巨富遂甃錢形龍

號王清本 西陽雜俎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于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搜神記

東海蔣潛常至不其縣次林中露一尸烏來食之見一小兒驅烏烏即起見尸頭上着通天犀纛𢷹其價可數

萬乃取之烏集無復𨽻者續齊諧志

王韶之始興記營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上石頂戲見數甕錢共取半甕而還

洪州胡氏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載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塌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縣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不欲久居村落

因令往來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令馬跑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劚之得金五百兩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取其珠而去錄異記

唐洛陽劉胥詞大歷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一見意頗殷勤問曰兄今汎遊江湖間何為乎曰求止耳曰然則獲幾何而止曰十萬曰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信久絶兄蓬遊之望不擲日月

而得于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曰霞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老母奉見時小妹亦令出見使渠助為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往果見母及妹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湏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命取鎮國椀來授貫詞曰此罽賓國椀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貫詞持椀行數步視手中器乃一黄色銅椀也其價只值三五鐶耳執鬻于市及歲餘忽有胡客

來視之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所用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許之胡曰此乃罽賓國鎮國捥也此捥失來其國大荒為龍子所竊已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故胡曰罽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蹤送之耳續玄怪録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同外忽見四黃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

皆化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玄怪錄

張老與妻別韋恕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或仙或妖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

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為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豈不識耶王老未識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可驗因取看果是遂得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

續玄怪録

唐貞元初廣陵傭工馮俊遇一道士命負藥至山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

繫腰下至家解覰之自當有異又問家有幾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繇可至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卧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馬誡令閉目候足著地即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覺此石騰空而飛久之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為人傭工廣置田園

為富民馬 原化記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習吐納導引之術李別去後遇盧生問李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于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笠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

具說楊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公歎訝郤尋二舅之居惟見荒草不復覩亭臺矣逸史

杜子春者葢周隋閒人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産蕩盡投于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徬徨不知所往于東市西門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嘆春言其心老人曰幾緍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可矣老人曰未也更言十萬

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于波斯邸愼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于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如驢去驢如步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

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于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

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恵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歳中元見我于老君雙檜下續玄怪録

偽吳楊行密初定楊州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貫羊牛半邊尊酒在焉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

乃一金人仆于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

宋金銀工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乏之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以藥投之一夕成銀而去臨行謂初曰我往青城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更青老能返壯

宋陳汝器居仙遊城中之南街家居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室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願有良子錢乞減半其後汝器子可大登政和二年進士遂為望族興化府志勝

宋乾德年置寧遠縣實漢之冷道縣唐之延唐縣也志云冷道故城在縣東南大歷故城在春陵縣城北十五里析自延唐者春陵詳州下其故址在縣北五十里漢長沙王陵墓猶存居民掘地時時得五銖錢永州府志勝

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于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繩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黄没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之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黄數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滿手王充論衡

牛相公墓在金湖坊鄧家山下墓高五六丈旁環列小塋三十餘陪葬今多夷乃犁鉏之下往得銅錢器物無

名可考南安府志勝

甘羅城去舊淮陰縣北一里俗傳秦甘羅所築天雨後往往于土中得小錢狀如鐘有篆文不可辨號甘羅錢淮安府志

洪崖在洪洞縣城南高踰百尺東西袤五十里澗水出焉流入于汾又秦壁村之寶崖四壁孤絶北俯汾河中藏凹處有小浮圖棋枚往往于此掘得錢寶以近劉淵墓云

鄱陽東大山有一石臨河如廩高數丈號曰錢倉戶如六尺牀晉太和中有漁人從戶過遇戶開其錢自出因收得錢四記寰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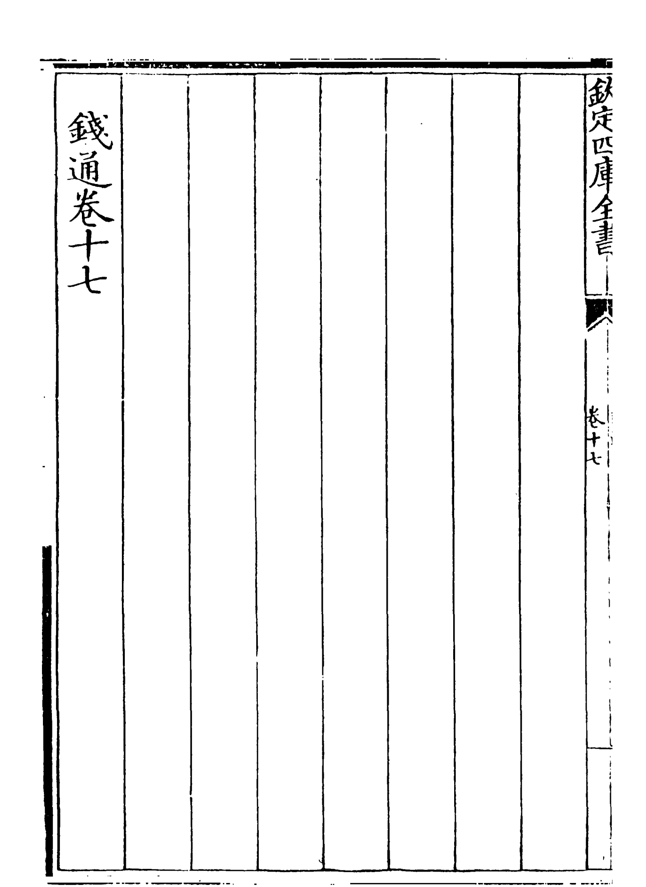
風俗通曰魏郡龎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賔婚大會堂上作樂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呼問事實曰是我翁也母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

千石刺史七八人時人為之語曰廬里龎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時人語

晉義熙十二載淯陽縣羣童子浴于淯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洽聞記

世祖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南齊祥瑞志

泰始中建德校尉王和掘地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因此令公私行錢晉書載記石勒傳



錢通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黄　礬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錢通卷十八

明 胡我琨 撰

蠹戾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繇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通鑑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于溫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寶卷拜蔣子文神為鍾山王及衍至又尊為靈帝使巫禱祝悉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晝眠夜起遊戲一如平常及長圍立屢戰不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費于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

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

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

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廾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縣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緣是愈

熾旁邑響應

曹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内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死非其罪聞者寃之俱同上

蕭太后責李處温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并數其前惡罪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

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遼史

蘇師旦者平江書史為韓侂胄腹心以奸計歸誠于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胄侂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資助之及江上敗軍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三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千辮馬蹄金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

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二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倖臣黷貨如此倪胄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補石言

奚陟字殷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 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

延齡劾治府吏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迺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具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舊唐書

畢誠宣宗恩顧特異許以為相令狐綯所忌連徙之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得絶色非人世所有者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心為之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于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家族也一見立反之使人不敢將回驛候誠意誠又

瀝血書輸啓事于絪絪終不納乃命吏貸之東頭醫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上堂坐之玄伯執賤役以事之踰月盡得其歡心焉乃進于上上見大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進以市恩上瘡疾作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與山人王樂道士虞紫芝俱棄市通鑑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

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今縣

官自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

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

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

入牢獄遂自刎死會編

張同休昌期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敕以

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御史大夫李永嘉中丞

楊彥範奏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同上

括富商錢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

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會編

陸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

鉞耶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淮民為之大擾

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鑄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監軍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

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隂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宫闕亦救蔡一竒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隂轉運院焼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劉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絶築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斂境内錢瘞山顛令民間用堇泥為錢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

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囚于別室守光弟光奇奔河東俱同上

鍾謨數奉使入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横與都虞候張巒善數與屏人夜語唐鎬譖之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恐其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弘冀卒唐主欲立從嘉謨與從善厚言于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

凝重宜為嗣唐主繇是怒徙從善為吳王居東宫譔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廵儌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譔罪流饒州貶巒旦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通鑑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强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畸服往代畸服至蘇即決獄無佐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茍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是京大怒遂貶畸服而綖

竟寵海島 宋史

梁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故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閒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揺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次八角鎮

縊殺之以暴死聞同上

郭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于王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王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會編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同上

王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

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
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
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冑事柟未之知也宋史
呂升卿為京東察訪遊泰山題名于真宗御制封禪碑
之陰刊刻搨本傳于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
承禧為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為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
既而鄧綰又言升卿兄弟頃居喪潤州嘗令華亭知縣
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

延亮盧及遠押司録事王利用等錢四千餘貫强買民田既而若濟坐贓事發惠卿巳在中書百計營救及言惠卿縱親情鄭膺干撓政事如此等事凡十餘端猥不可具載朝廷起獄于秀州既而惠卿罷參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監酒温卿勒停張若濟除名編管緣此黨人降黜者紛紛矣東軒筆録

倖幸傳長公主賜鄧通吏輙隨没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衎娶妻揚氏甚賢衎安居不議他業時有運米過三門者請衎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衎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衎不納遂去果遇暴風羣船盡没惟衎入水捫得粟槀一束漸漂近岸扶槀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轉因録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嘗入獄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輙止轉為坊市害左右言

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棒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酉陽雜俎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歎曰一至于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自警編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客謂張文成曰趙

司農何如人曰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朝野僉載

紹聖二年晁補之坐修摘星樓不覈實支省錢謫通判應天府揚州府志勝

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皇甫嵩不與二人繇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

印綬左編

高柔字文惠官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仝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係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

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不言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域中以禮為戒

漢田延年為大司農坐益都内錢三千萬自殺山堂肆考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于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同上

五代賈郁補僊遊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酣酒郁怒曰當再典此縣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來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再典舊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槌山堂肆考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衣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服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顔矣引其鬚應手而黑迺一美丈

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負晝值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括異録）

元至正庚寅年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勸托克托開河北水田又勸造至正交鈔及決河南又勸追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不能

盡支河夫多怨（堯山堂外紀）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王充論衡）

報償

尹執字公度常見一人本冠族子弟仕郡遇公事簿書不了當備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停見收繫公度謂所遊富人曰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當還富人嘉敬之即以百萬錢與公度以與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錫否遇事者即具之公度于鑪中銷錫復以其腰間管中藥一方寸投沸錫中攪之皆成金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富人近光熙元年間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神仙傳）

曹武字士威為雍州刺史致見錢七千萬性儉嗇無所

餉遺在襄陽獨餽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令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者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南史）

鄭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茗飲先輙祀之二子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二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于庭内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慙色異苑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于中人時同列雖已為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

曰李公欲引為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朝宗諤欠王甚錢二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廪不足以給婚娉以舊常有借于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于中人類多如此東政日久四方餽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于舊一日之間盡為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

于身乎（樂善録）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閑窻括異志）

陳宏泰家富于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

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同上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于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

為代還本錢可以元劵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萍州奇談者遂為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癸辛雜識外集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

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億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繇是

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于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失去今父罪不復能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繇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繇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

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繇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厚德録

安帝好微行于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繡至

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為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于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廪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積善降福明神報焉拾遺記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

嘗見德者其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泰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亦今得之矣史記

何澄以醫術著名孫巳之久病不愈其妻于氏引澄入室曰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身酬澄正色曰奚為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為療治苟以此相汚不惟澄永為小人爾亦不得為賢婦縱免人責天譴可逃乎于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告曰汝醫藥有功且不于

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救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治東宮疾一劑遂安賜錢究如其數春氣録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産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于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于是名振天下搜神記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勑見泳姓名物色名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泳不敢觀首尾他事中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葢檜微時游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為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别不相聞雖知檜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

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若此擧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緣用之至户部侍郎知臨安府十可編

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質錢一萬旣葬就役逢一女子求與永為妻云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償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孝子傳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

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貸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盤旋憩于旁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矣夷堅志

永嘉中涿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後與主佛家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為公家牛逾年死錢主家時牛産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三字

浙省廣濟庫歲差抗城殷實户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府判王棊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爲計小舟載之求食于西湖以資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羣趨焉後王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抑何捷也輟耕録

昔嶶州李氏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侍舅姑極孝舅姑病祈告天地願以身代適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皇奉旨加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禄籍二子

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堂上有錢堆積計數收之果得八十萬轉因錄

老吏有鄉人訴事于郡而囑吏以三十千後果得理吏以錢還之云此事乃官自判我實不曾致力不敢欺心受此錢後其子登科人謂不欺之報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里民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産分二子每歲禾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于門看糴者出

問之價曰畧增些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

唐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窘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玗死後作牛以償安玗亦紿言甚實負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

左脇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

唐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繇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駿逸異常馬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嘆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

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云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宋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于空屋中剥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宋長樂鄉人有婢名春一日有粥未喫置于籠前為猪

竊食春以火杖打之豬竄于山至夜不歸大家不知夜夢舊識在山巖間訴曰我欠汝錢五百作豬以償饑食春粥治我太甚願汝作主大家明早訪巖石間得豬而歸問春果爾乃命家人輩善飼之越二日豬死賣錢止得五百與所欠之錢適合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瑶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蹊是生理日給而瑶事繼父略不知恩經年德休死視

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産一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常瑶二字于脊間

宋吕保相文德延一士為館賓罷齋歸借馬于吕吕與之一騾騾至士家不食作常人語僕聞其言曰我欠吕相公錢初不欠你錢僕以告士士至夜親往聽之果然士聞以衣衿蒙眼可與鬼神接語遂蒙眼而問之曰爾何人答曰我東陽軍黄油曾欠吕相公油錢初不欠你

錢士往告呂呂恍然記二十歲時有黄油欠油錢二十千後忘索焉驟歸食如故

宋建陽人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復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輙死隣屠就

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何所直剥而盡貨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杯羮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惟有八百錢幸見付不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乃悟前事亟與之

俱同上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

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𡺸使君詢旬隂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讞罪因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决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荒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代醉篇

陳益借呉宗嗣錢二百千捱不肯還宗嗣責之曰爾負

我者當作驢以還我逾年獨坐聽事恍見陳益負錢來還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矣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之家則是日益卒同上

白元通欠東市楊藥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藥死遂晦其事死後乃生藥家為驢一日藥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曰我乃白元通也只欠汝父錢五貫四百遂至如是今南市賣麵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與彼得錢償汝債便了藥子如其言賣之未三日而驢死因果錄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鵞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于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皆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嘆

曰我令尼于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户待盡父母親故究轉寛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抗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路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特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没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抗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

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平江府劉吉以殺鵞鴨為生設肆于市撟置鑊燒湯人欲烹者特詣吉烹之凡烹一鵞得十錢每日常烹數百所得甚多人皆勸之改業勿以殺生作罪劉不聽一日其子年七歲在旁遊戲忽若人提入湯鑊中股爛而死

問羊集

史記漢高祖為布衣時蕭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後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導遂出見丈夫曰我前生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于天是以令我合門為橘計傭于君僅能滿耳瀟湘録

有軍吏方朞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廣陵富家子居通

泗橋之西側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神償君此債因為人占禍福多中稽神錄

唐相崔鉉鎮南暇日與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顯驗與他巫異泊逆旅亭請改舍于都侯之廨鉉異之謂之曰君以義烈死柰何區區為愚婦人所役乎神曰布嘗負此嫗八千萬錢今方忍恥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太平廣記

南昌亭即韓信亭也信微時從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

苦之乃晨炊蓐食飡時不為具食竟絶之及為楚王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淮安府志勝

陳天福茶陵人歳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糴一斗天福施米一斗還其錢道人出門遂題四句于壁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又起賑濟倉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季芳名蘭

孫登第官至太常丞生生四諦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輳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子孫至今貴盛同上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于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

江舜明背疽發扣問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候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畧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針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點藥插竅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别以銀二十五兩贈我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詑為痛定家人視之盖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

徐病熱疾哀叫不絶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轉因録）

宋淳熙元年平江販者賈脩以貨麞為業常豢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于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值錢一千人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麞束縛于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寃哭賈支解剖剥其兒與麞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整

擔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
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浙西有牙儈之子登科人賀之荅曰老夫自小為牙以
至今日未嘗欺瞞官司一文稅錢所以獲此報將來兒
子受得官中俸錢亦無愧也
宋虔州虔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乞錢于
逋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
震此僕于普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于肉皮蒙其

上

宋寶積行者居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剎而從來規矩整齊紹興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脩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我所失菜直一千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脩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不能言惟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強灌之奄奄幾一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彼設

誓憶昨病瘖時見黄山公人來云王大伯呌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縶縛且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腯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呌一聲欻如夢覺自是疾瘳

昔鄧武村寺老僧鄧和尚同里有一商販鬻于湖南至岳下與鄧遇焉問何事而來曰到此逾月矣今日方獲

少休袒而視之背血肉破壞商曰師何以嬰是罰曰吾平生受人經錢至多不盡為看經罹譴于陰府君幸為語吾徒弟取櫃中經簿一一招他僧償之吾藏錢四十八貫在卧榻高處閣板上足以供費也商歸家旋詣彼寺鄧元不死但抱疾已久疽發于背入視與所見同商因告以經債和尚猶訴無錢商曰師所積四十八貫錢在卧榻閣板上將安用鄧愕然遂細詢曲折益震懼即日盡出錢命僧衆誦懺謝疽遂愈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户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寛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懸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望生令司吏汝勲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勲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卒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

分以與我胥偽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金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隨其子至京師其子調官南下其貲漸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磬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未死之夕胥夢監征出舟登岸去自是胥無所歸悒悒旅寓貧窘無聊而死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貪暴不

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噀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瘇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元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于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衆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

之霍已斃矣

宋京師有覃興衛州石密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請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百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肉喫食因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庫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于市店將食覃于懷中取一紙裹發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于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

方悟單巳死石數日吐血而卒上俱同

錢通卷十八